

春秋大全

三十一之三

漢書門			
五	九	二	〇
六	三	六	六
册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二	二	〇	〇
七	五	六	六
函	架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62
冊數	56	(55)
函號	275	2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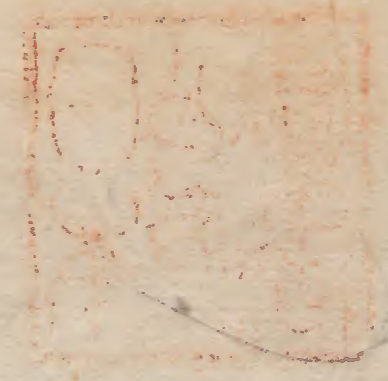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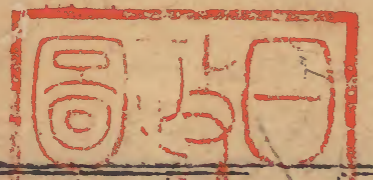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後章文庫



景王十一年十有四年昭四年武二十靈七年平二
平八年元四哀九年平春意如至自晉也傳尊晉罪
已禮也致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
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
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
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
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

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
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
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
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夫不致必
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
見卒各爾魯本無
附錄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
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以民之欲叛也請朝
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
景公曰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
而欲張公室罪矣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

三月曹伯睦卒○夏四月

其民分貧展窮長孤初養老疾收介特救災
宥孤寡救罪矣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教舊祿勲合親
任良物官使蚤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
邊疆息民五年
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
立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蕭
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公子鐸因蕭餘侯而與之謀曰
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
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
國無不會其葬者葬杞平公三十年葬文公二十四年
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

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
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
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襄十九年
葬靈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
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
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
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苟不遠之其能國乎昭公以不葬者莒卒無
蓋其號夷也春秋
不以夷亂華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
居師以無忘舊勳

名言殺其公子意恢

於齊齊魯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殺案傳言公子而不
言大夫皆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
也曹公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與也曹公皆
位之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上皆不書名故曹公皆
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於魯者則雖賤而
以非其罪也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
道若鐸不
書者多矣

昭公傳晉刑侯與雍子爭郟田父而無成士景伯
子納其女於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雍子死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魚叔魚曰三刑殺叔魚與
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
罪殺人不心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

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教叔魚之惡
為未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
寬衛國晉不為暴歸曾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
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煩三
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殺親益祭猶義也夫

景王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靈八惠三
平九年元五秦十春王正月旦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外乎吾見赤黑之禘
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
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曰其言去樂卒事何禮
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
也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乃事畢而往君在祭樂之
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
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曰歸也
也古之人重死君今無所不歸

左氏曰禘于武宮武宮魯武叔弓泣夷籥

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

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

矣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且既陳聞天而無有

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

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

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

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

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

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

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
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
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家氏曰祭者主於誠愨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
之喪不得以聞備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
變其常也叔弓預於祭俸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
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
祭畢而後告不當以甲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
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禘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
證也
書曰成六年立武宮其禮也此有事于武宮
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泣
事齋入而卒此豈難辨之變而已哉
左氏曰穀梁
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
左氏曰左氏云禘于武
宮舊宮矣宮蓋見經中禘于武宮乃春秋之祭而不書祭
故安云爾
曰有事武宮乃春秋之祭而不書祭
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
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
以帝為四時之祭遂疑以為祠也

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世无出字
楚費无極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于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真諸蔡二
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
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
剪其翼也
朝吳故蔡
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
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
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
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奔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辱及宗朝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

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
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
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
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
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息帥師伐鮮虞荀息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圍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
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
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七民力能則進否則退

量

力而吾不可以欲城而欲殺所殺滋多使鼓人
折人而繼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
邑邑以賞愈不如宗舊賞愈無卒棄舊不祥故人能事
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
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蓋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鞶歸

晉滅路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

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稱國曰晉十五年

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孫晉人昭十二年荀息伐
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圍鮮虞哀六
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

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
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
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前既狄之

今不復敗者春秋擇其重者而為之辭實錄而已爾
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敗餘實錄而已爾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亦其矣至此又往朝焉蓋
畏大國不敢以辱為耻也

附錄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
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
不及拜我之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
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友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厄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拒鬯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商陽之田無征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勳而不發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無之以
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福祿之為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壘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是乎有董史父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實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也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經
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
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 齊景二十二年 衛靈九年
平四 定四 曹平 二 陳惠四 桓平

附錄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
之罪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也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蕞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
手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
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
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虜以攻其所以必救非但為
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公視視相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視相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
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
也而魯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
而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桑高敗乃
始觀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
乃遂振也晉自重立以明故不克○楚子誘我蠻子殺
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較矣○楚子誘我蠻子殺
之使然州誘我蠻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亦蠻子之無質也
焉禮也○楚子誘我蠻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亦蠻子之無質也
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

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

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我蠻皆不書夷狄
相殘畧之也○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
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
為子不得擅相侵陵况誘而殺之乎

附錄 荀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格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
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之類類欲之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信刑之類類欲之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取也孔張
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詞也為嗣大夫承命
以使之周於諸侯國人折導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
廟已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
取之辟邪之人在位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誘諸鄭

取之辟邪之人在位數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誘諸鄭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
與其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
大國也蓋求而與之及吾子何變於一環其以取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偷晉而
立而無令各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國而皆
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不能事大國而皆
其求將何給之患夫大國之不能事大國而皆
禮以斥之何饗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
奉命以使之何饗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
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買諸晉犬既成買矣商人曰
君不亦銳乎韓子請諸商人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
敢復也今買諸商人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以聞敢以爲請子
艾殺此地無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
信也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
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
令而共無藝也

君請善哉吾有以知鄭志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曰孺子善哉吾有以知鄭志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不堪也子大夫叔賦裝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大夫叔賦裝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無
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王與馬
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于
拜以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
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

入意如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辭將伐鮮虞惟二
十二年有疾乃復又欲討其罪而止
旃夷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其困辱亦甚矣在
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而不能自振之
道則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
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事見左傳哀公
元年衛文公事見左傳閔公二年史記勾踐保棲於
會稽嘗瞻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
賢者用柴毅以敗齊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
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
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公行一百七十有六

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
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目
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者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公卒
位曰淺僅有厥愆平立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
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
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天職也政在後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數平
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
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
有以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
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推者大
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不強而上弱中國之利已弗
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三金之利已弗
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尊為利已弗
而授推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
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離於燕下而與之干櫓此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
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
便者始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

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漢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
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
後五年秦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秦氏不知公室晉
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摯諸侯以界楚
是棄權以假之也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
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
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
諸侯方楚辱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
物屬志憤排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覩
德而虜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
太平立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憂
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
哉宜乎晉甲也○九月大雩甲也

附錄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隤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臨川吳氏曰卿冬十月葬晉昭公左傳

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子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也

景至二十有七年晉景公去疾元年春小邾子來朝左傳春小邾子來朝公來朝公與之

燕季平子賦采葷穆公賦善善者我昭子曰不有以回其能久乎左傳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

昭公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

之天子不率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慙未作日有食之於朝也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不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率辟後時樂奏

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替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左傳○秋郊正月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子來朝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鵠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事也五鳩鳴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李之既而告人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李在四夷猶信家氏司周魯俱衰
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
錄之也○世亂禮廢而傳李多識之士猶有存者
有王者作皆可用為政故仲尼嘆中國寡陋不若夷狄
人之也○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穀無之字
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襄弘謂劉子
曰客容益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陸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白棘
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其鹿周
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

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
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
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
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總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
內事外者可知矣自是陸渾陸於楚而為中國之害
至是荀吳滅之自是陸渾陸於楚而為中國之害
害也晉武不能徙戎卒至於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
之滅陸渾疑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
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
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今也與楚
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
之有哉陳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
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有星孛于大辰彗及崇申頃曰
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火乎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居火也又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澆水祥也衛顛頭之虛也故為帝立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謹奉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鄭將同日火若我謹奉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日有于大辰者日有于大辰者鑑于大辰也鑑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大火謂之大辰辰心為明堂辰心為明堂

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

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星為庶子星為庶子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衆許之使長鬚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
對師夜從之呼皆決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吳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
敵也吳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
吳戰于長崖進楚子故曰戰吳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
水戰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吳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
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
奇才為敵國用如屈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
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
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夫

去

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此楚令尹
陽句也書人吳公

八年而吳入郢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
楚敗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

楚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
楚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平十二年元人哀春
平五年哀春
平三年哀春
而毛得以濟後於
王卻不亡何待

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也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
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卷之三十一

辭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
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
之未災也里折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因幾亡吾
身浪焉弗良及也國迂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
定遷矣及火里折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
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
登徒大龜使祝史徒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
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滅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
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城北簾火于
亥與日錄所干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弔災
也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弔災
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止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其口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
鄭之是人也同

按左氏鄭公字產事而備至三書焚室而寬其征

力數而寬其賦稅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

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

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瑾學玉瓚也瓚勺也欲以袞火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

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

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

事而後言命也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

則尚爵同

六月邾人入郕

邾人羊羅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

郕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郕知莊公反郕夫人而舍其

且為宋公也○秋葬曹平公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卒歸以

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卒無卒不害不害

而不卒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卒殖也不卒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禱於四方

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面卿

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

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變牲玉却之

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方陸渚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

於楚郊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

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士卜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

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折

實白羽

強之也

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景王二十有九年

平七年

定七年

曹悼公午二十九年

陳惠

哀十四年

平六年

附錄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知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坊

九春

春

春

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五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蓄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宋公伐邾，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夏許悼公廕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也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世位以其弟黜哭泣歎飢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悼公在位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廕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文王世子第疾之藥必親嘗之古者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疾吾身之所以死季康子饋藥曰立未達不敢嘗謹疾也

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

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

心而不慎矣自當明也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

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蹀躞之乎自小人

間猶不敢忘父母况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

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

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歔飮粥嗑不容粒益咽

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

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

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

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誅

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

而殺進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

於之說則誤矣三傳論止為真弑必若此言夫

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

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

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

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國

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女姦

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以絕萬世之禍也得此曰藥劑

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

砒股而餌之者愈然股不得法而反殺人之者多矣焯

公之死必以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何也孟子曰殺

徒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不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

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

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番易傷也

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

春秋大傳

卷十八

公薨夫人姜氏

孫于知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
 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則罪人止誠不嘗藥爾春
 秋將為後人戒書曰世子止其君不言奔可也
 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審喜弑君皆書曰可云皆
 正卒乎春秋褒貶豈不明特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
 不通也魯慶父曰春秋加趙盾弑君則人以此道
 也如許止弑君則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
 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
 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而終誅之
 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弑父
 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已卯地震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
 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
 及於難悲夫

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定得天
 下如王孫從之故太子建居野城父於野

秦拜夫
 人也

秋齊高發師師伐莒
 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紀朝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
 則穀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登者六十
 人緦紀師鼓謀城上之人亦謀莒共公懼咤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高曰莒不事齊故云云齊景
 爭伯之心不下於德桓而徒計近功及汲焉有事於徐
 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
 以其君顯者
 何足稱哉 ○多葬許悼公
 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
 識子道之不盡也其識子道之不盡奈何曰藥正子春
 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
 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
 聽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也赦其君買是君子之罪
 辭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也赦其君買是君子之罪
 免乎水火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弑父也曰子既生不
 師季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
 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率有司之罪也有司不率

之王者不用士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
累及許君也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

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交午剪髮以為

飾成童八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

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

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

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

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

南郊過闕則下過朝則趨為赤而北後一有依請

敬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

意也書葬同采否乎曰其弑異其葬鳥得而同

附錄弱其父兄立子殺子產贈其為人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葬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

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寡君之二臣札慶天昏今又喪我於謀而

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

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

焉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取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

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川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日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卷息民五年可謂無之矣戊日

吾聞無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

寇讎言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慎

撫之也○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
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
焉○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尹子瑕言厥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由

景王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四采元十哀十春王正月
五歷平七是僚五春王正月

附錄

宋有亂用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
子曰然則戴桓也夫後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
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問伍奢五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終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達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
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歸

國蓋以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林若也吳王傳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將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釋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
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其讐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
鄙以待之乃見轉
設諸焉而拱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劉莫公反設作夢公羊解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

也畔則局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
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
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
于因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後
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局為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為之諱也設梁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
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曹氏曰會子臧之

春秋

會

臧

之

子鄴子威之采邑也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鄴

是變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

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玦反絕以環絕肉好

如一謂之環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

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

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待

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

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

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乎臧是也春秋之義善

善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心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

世如漢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宣帝蓋得

春秋之旨矣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公羊

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

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

成人倫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也反臣子之義

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春秋書大夫

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

也蓋入蕭以叛此書自鄴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

殺梁之說不得罪待放君无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

邑而奔他國也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

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

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

故公羊有為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

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刘氏意林曰

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眾無
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防以求後是以孔子
譏之至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
父之至懼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於臧武仲
遠矣降而無憾上而能矜惟知命而好礼者能之此
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
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為
賢者之後諱之似鑿

附錄 向寧謀曰仁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李與
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
子羅華定之子啓
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 傳衛公孟縶弒齊豹

取之公子孟惡比宮喜諸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比宮喜諸師圍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駭乘焉將作亂而謂之
子縶事乎吾將死之是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一乘
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文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
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乘及閔中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昔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
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關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
從公公如死鳥折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
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
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致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領無其社稷則有宗桃在乃止衛侯固
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
乘馬實將擬主人辭曰亡人之憂寡君之臣懼不免於
也若不獲外役是者敢辭寡君之臣懼不免於於請以
除死親執鐸然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比

官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榘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適此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朝諸師圍子玉霄子高飭出奔晉閏月
戊辰殺宣姜衛侯賜比宮喜謚曰真子賜析朱組謚曰
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備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
侯將飲酒編賜大夫曰二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于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
食姦不受亂不為利攻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
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
惡疾也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
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
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其祭楚謂之踉衛
輒謂之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
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
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中

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駮乘也於法應
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
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
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
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子孟蓋未有知
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
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
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
公子孟縶將作亂語宗魯使之
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子孟俱
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

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晚祿也聞齊豹
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
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
之意蓋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
所不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蓋謂求名而不得者
不得以屬通經不書備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尊弟兄
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此故書以著其惡張氏曰繫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
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不
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所
無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殘亡其國故書
盜殺衛侯之兄繫以深罪之也劉氏曰左氏云齊
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發泄為亂耳本
無不強禦之名不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
豹作亂不能不心愧此正欲蓋非求名者又云險危
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
豹殺衛侯之兄繫其賊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
其名也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郎申出奔鄭其徒
與華氏戰于鬼闕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盜
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
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
其子若又歸之死無乃求去憂而茲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茲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聽命公曰子死之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亥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亥向寧華定奔陳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
少同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
質必免公既入華控將自門行公慶見之執其手曰
奔不雅誅華亥入復而所春秋書三卿同日而
公孫忌入子奔却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
凡奔罪也眾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十有
叛乞師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

附錄

多矣在梁立據與裔教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知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官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效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斯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衛不憚鬼神七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矢數美是矯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善

齊侯廬卒廬

齊侯廬卒廬

齊侯廬卒廬

齊侯廬卒廬

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也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不據亦曰不可也如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無死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
太長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德者能之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暴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奪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太叔海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上則糾之以猛上
則民殘上則施之以寬上以濟猛上以濟寬政是以
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
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
糾之以猛也柔遠能迓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紉不剛不柔布政優七百祿是道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王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項五○景二十七○靈十四

哀十六平八○仲七春

附記 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天音樂之與也而鍾音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
不窳大者不輒則和於物上則嘉成故和聲入於
耳而藏於心上德則樂窳則不咸窳則不容心是
以感上實生疾今鍾窳矣王心弗堪其能父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位任甲人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

問蔡故以告昭子數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
終詩曰不辨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

晉使有司以齊餽因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匏因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卑散邑也將復諸寡
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禮好不結而財求无度則聘義亡矣
嗣君 禮好不結而財求无度則聘義亡矣
蓋自是聘不復志 禮好不結而財求无度則聘義亡矣
歡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
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霸者之臣所
以修聘於望國之譽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宋華亥

卷之三十一

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費遂生華罪華多僚

華登繼為少司馬多僚為御七與繼相惡乃誘諸公曰繼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同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數曰必多僚也吾有謀逐華繼將使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繼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誦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存鄭翻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行德華繼禦諸橫革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旧鄰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

許遂初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

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

言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見定公十三年有

入于蕭者而不言宋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鄰

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

詞也紀氏曰前年出奔齊絕復見者以入宋南里叛

諸君辭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

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

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

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乱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

宗國其君哉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七
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
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
而不書圍宋南里者倬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
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道不
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
昭公之世凡七見此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
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
之意乃云不為災使公怠於修政遂致失
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叔輒卒

輒公作座於八月叔輒卒昭子曰子辰
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昭子曰子辰

張伯

附錄 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恃其衰去及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者若入而固則

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情倖之戶但自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
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
罪也齊矣輒曰子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
備後多兵之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
以裳覆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經居于公
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
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鄭矰頰為鶴其御願為鸞子祿御公子城並華
為人干擊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
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薨向
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鄒抽矢
城射之磴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
軫又射之死干擊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
經曰吾為栾氏矣輒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
登如楚乞師華經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師七將逆華氏
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

春秋集傳卷之三十一

是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作東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七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朔於楚七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取王殺隱太子其子每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狎鄙子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而吾為之將注

梁云東者東國也曰東患曰賤之華氏北賤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即賤其半名為亦曰使蔡無極名東當復賤

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女東國无出奔之事

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

隱太子東國政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

兩人也置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牧

里河乃復公如晉

退之

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四年

昭公四年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公六年 魯定公八年 齊景公二十八年 曹悼公四年 陳
 惠十一年 平十六年 元十二年 春齊侯伐莒 甲子齊北郭啓
 帥師伐莒 莒子將戰 旆羊牧之 諫曰 齊帥賤 其求不多
 不如下之 大國不可怒也 弗听 敗齊師于壽餘 齊侯伐
 莒 莒子行成 司馬寵如 莒泄盟 莒子如齊 泄盟 上于稷
 門之外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齊景公而自功如
 此安能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遠越使
 及遠哉 告于宋曰 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
 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 對曰 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 况以為
 君憂 拜命之辱 抑君之無過 君若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 以
 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 君若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 以
 樊亂人 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 楚人患之 諸侯之戍 謀曰
 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 楚耻無功 而疾戰 非吾利也 不如
 出之 以為楚功 其亦無能為也 已救宋而除其害 又何
 求乃 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 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

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和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人國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賤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

見矣齊慶封衛公子孟西再奔皆不書必也
推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明兵使楚得以入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問公作姦設祭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紅比蒲昌間而大意在權

蒐于或以非其地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

臣專行公不與也不與非禮也蓋不與爾三綱

軍政之本茅堂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曰我戰則
秋彌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
之末矣禮記仲尼燕居田獵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

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見左傳僖公臨于洛陽力

煇曰臨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見前漢書

紀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

庭旅泰山以維徹其宰則據大都犯公山不狃執

國命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

書為後戒之意也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

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

是講而禮防不與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

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

蒐田之是務是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

朝之言以為亂願法之宿孟適郊見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渡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

乎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雜已儀何害王弗應

疾四月王崩于菜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魚甫

庚辰見王遂攻宿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作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高氏曰天子崩天下

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

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

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王室丁巳葬景王王子

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王室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逐劉子壬

成劉子奔傷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矣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
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皆盟而克者多矣後之樊頃子
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
之單子殺還姑發弱膠延定綱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其
平公亦敗焉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折廢也公言乎王室
亂言不及外也亂言亂
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

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師者本也周古之人行此道者惟有其祚鴟鴞詩以遺成王亦

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食室鳥自名其巢也以此武

更毀我王室也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

法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

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

正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亂譏景王任情弱愛不明庶

嫡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不曰京師亂者京

師衆大之稱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

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曰言王室亂則相禪而

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運大道之

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行天下為公選賢

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敗而

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

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

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

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向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
為來世法戒明矣王猛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
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
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
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
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
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
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
矣故凡王室可幾可敗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
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
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因
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
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
襄也陳氏曰周亂不書上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
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統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
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
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

故謂天子之下天子皆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四自而
白堂而空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
皇天王居于秋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
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
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
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
定其位于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也公羊云
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廢並爭亂在宗室
者也本不得言京師
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劉子單字以王猛居于皇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
車次于皇傳其稱王猛何當國
也劉案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傳不以者本非師而曰以
能左右之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人而曰以能死
生之也尊不以乎傳其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蚤
單旗臣也曷為傳其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蚤
單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

人若能廢立之也

劉單以王

猛者非位未定進退不宜以君也

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不今刻單之

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困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

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

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

夫有君命存焉則以王猛則專之爾

非順辭也以魏公卿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

非予二子是單植劉益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

專廢置君則局為无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

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符已焉者而非其

罪也是故殺子朝於楚僂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

王嘗處于姑猶逾年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

是予單劉以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

復辟之義也

是八年矣猛與曰皆其母弟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太子壽卒王立

景王自易曰王居无如漢志五象君之尊位也稱居

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王居无谷曰居于

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命康王當

喪書王而悼王以各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劉子如劉單子使

工于平宮辛卯鄆勝伐皇大敗獲鄆勝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

丁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

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前城人敗

陸渾于社公曰得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高氏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

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緣既當立矣何以不

名明備君也曰王猛者見君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

子也彙堂胡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

嫌也河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前不可稱天王

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以魯之子冠王

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禮記曰以經書

曾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

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禮記曰朝爭

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

以別嫌而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

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

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

為君而稱猛尊位猛不當顯非猛无以明嗣君皆

禮之變也惟可與謹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

再書劉子單子之以一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

有美惡焉劉子單子單子策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

者也書而未足故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

之深戒也劉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局亮輔後主

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參乘之戒罪其

太專無人臣之禮耳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為篡下有天

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

冬十月王子猛卒也巳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施氏十二

月庚戌晉籍談句驪賈辛司馬督帥帥于陰于侯氏

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伍人閏月晉箕

遺樂微右行詭齊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

子猛卒何不海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

謂之小子王生名之子也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各通

卒雖與王子虎同然書居于皇入于王城則見其正而

故衛侯申雖益曰未逾年之君雖有益猶不列於廟次是

也王猛矣則稱王子猛同於其卒從其恒稱尔春秋之

亂於名實則弗辨也足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

也從其恒稱王子猛不成之為君則稱鄭忽於其歸

也劉氏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

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于今言王子般皆言卒也言

卒則可言薨則不可不云未踰年之諸侯則稱卒未踰

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四云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謂

午
王嗣不

之小子王卒周當吉于考侯益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
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失廬陵李氏曰公穀皆
以子猛為篡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元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年景二十九年衛靈十六
悼三年鄭定十一年曹悼五年惠十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

丑叔鞅卒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舍欲自武成還循山而南徐鉏立弱茅地曰道下

兩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
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震之遂取邾師獲鉏弱

地知人執我行人叔孫舍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叔孫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發周制故也乃不

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去衆與兵而朝士彌年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讎言叔孫必死之晉亡叔孫必亡邾知君亡國將
力者執之士伯海叔孫從者門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

叔孫而期焉乃館諸箕舍字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

婦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醬屋去
之如始至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

則為士執來聘以魯為卑已故也禮爭之乃不果坐
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婚夫坐婚以周禮示必死之乃不

果與邾人則非伯討也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
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
取邾將戮之樂王朔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所守如此亦可加矣魯有賢大夫
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

亡悲 ○晉人圍郊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夫 ○晉人圍郊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晉師在平陰王師在
為不繫于樹不與依天子也晉師在平陰王師在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知陵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

反知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

三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

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

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

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

奔問官守手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

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音現矣

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與

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為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

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仲臣子之

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旱定戢此之由

故不足美也音現晉人之不急勤王也東萊曰

士景伯泄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

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

之不力也音現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此實非

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廬陵李氏曰公

羊注以刻為天子問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

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

之亂晉文嘗圍温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

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

極是但圍温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

又奔之失德也高氏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子庚與

因朝于楚而卒震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

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段而立於道左懼

將止死於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呼報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
郊公公著位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
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
書而書其出奔惡焉故之也又曰不安其國而出奔與
同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
者也為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微之為義或
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不登於
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吳公曰是以前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
復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成克日愛雖小必濟胡沈
之君幼而往陳大夫鬻壯而酒頭與許蔡陳蔡楚政楚令
尹死其師塔師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爭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殺之
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
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師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上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
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帥諫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逞城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
此備戰也局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城
也然則局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城
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大生死皆
日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
也公羊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
髡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澤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
社下之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昌為不
書楚令尹既喪息浪楚師已燔子借反燔燔軍之重主喪亡

故其軍人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無復氣勢
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
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徑

不書楚也左傳記令恭卒楚師燔吳光沒許
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從其囚使奔許與蔡頓
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

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此見吳之疆
而楚人益弱夫頃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我州
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吳人禦之盡敗其

師於雞父也諸侯之師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
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
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

出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
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

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
曰獲別君臣也存亡者故稱滅大夫徑故曰獲上得也

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
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

也吳獲陳夏齧死也凡戰而死者若曰滅言
也吳獲陳夏齧死也與國殲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

死皆曰獲諸侯滅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
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春秋

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
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
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威者深惡二國
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威為文也陳氏曰夷狄交相
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
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敗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如字取訾劉子取檜
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子殺
之內戊申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
劉子還已丑召伯魚南宮馭以成周人戊申庚寅單子
劉子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成次于左巷
秋七月戊申羅納者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
敗諸郟甲子尹辛師西開丙寅攻荆上貴人始王也其口天
三年其稱天王何者有天子也魯傳始王也其口天
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朝之不名何也
別稱乎尹氏之朝也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

春秋之法本葬未逾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逾年亦
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你
王高氏曰敬王始立而虛你天王者景王崩已逾年
矣不可備年无王故你之目明王也者天下已有王
王子朝不可以亂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
之東謂之東王于朝亦卜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
于狄泉黜子朝也薛氏曰狄子朝廢薛奪正以賤妨
泉不書出在王幾之內也

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

氏周出緡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也
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
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儲位確稱王
子言莫之君也薛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者莫
辭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
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
此稱氏者著其出執因柄也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
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檀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

譏

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機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夫稱氏者皆誠出御也言氏則出御之意可見矣出御既各不可勝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出御亂王室故從而書之幾此救者足以見出御之惡也陳氏曰書君尹氏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也 魯晉之立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兼於常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兼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公羊意謂未

上下不合你之也天王君于秋泉臣子你之理自得非也春秋豈兼於尹氏之朝哉 魯晉之立書衛人朝之不名別兼乎尹氏之朝也衛者謂探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備人既討武若之賊國况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大王君于秋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為篡可知矣占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于寵賤間備之失爾

八月乙未地震公曰若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 亡也其一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夫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經書曰地震魯地也南宮遜為屋所壓而死 周出亦震也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 奔魯也震而有陽川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唯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徽之遂越日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益於遠筮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公復而復公字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澤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宋氏曰五年晉欲止公五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五

如晉而四不得入焉宋氏曰二年十二年今此書有

疾乃復殺耻也宋氏曰殺循威也何氏曰因有疾以不得入假言有疾突由季孫之不

以周公之胄子乘

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有

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

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

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夏

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危死之持也而安於患

其取之哉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婚而中權晉之不

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

得至晉之耻也人臣將命以修聘准有疾亦不當復

則不可不復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亦不當復

附錄楚囊瓦為令尹成郢都尹成曰子常必亡

子甲守之諸侯諸侯守之四鄰諸侯甲守之四竟慎

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成功於郢守已小矣

甲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講其公宮而民潰民棄

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俛

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

憚不貪不備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日無念爾祖聿修厥竟無亦監乎若敖蚘冑至于武

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成郢

殺二年三十有四年晉頃八年景三十衛靈十七齊昭

公申元年定十一曹悼六陳惠

春秋十五

八十五

十一平十八卒宋元十四春

附錄 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以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非德余自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與也君其務乃無惡

無人戊午王

子朝入于躬

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獲俱傳反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大夫執而致則名如至自晉不書氏

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

事主而不頂於強臣此壯優之節魯之良大夫也

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

意如事見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

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故舍

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

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

褒之三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

辭繁而不殺者也意如此條胡氏獨取公羊

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

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非是胡氏蓋用

附錄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

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

使其

昭公補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附錄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段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之亂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齊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馨矣惟豐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附錄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室在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明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王將責之則為石王定而飲之與之東也

冬吳滅巢也楚必亡邑不无氏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種楚而無備邑能無亡乎故大夫曰行勞王也

師幾如是而不及即詩曰唯房階至今為使其王之謂乎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曰巢伯來朝巢為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則巢猶自為國至哀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

楚屬於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

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因郡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

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取汶陽鄆謹龜陰皆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室三以士地為首家後曰吳之威果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

寶

葬柩平公

晉敬王二十有五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宋公成元年昭二十九年春叔孫舍如宋昭二十九年

詔會

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許人小邾人于黃父詔五計反公毅依倪音諸後同

夏會于黃父諸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

禮對曰吉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天地之徑律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
子曰軟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老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士以來宋何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辭之子
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敵對受
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
此明盟以干盟主無不存大焉

張氏曰黃父即黑襄晉地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
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
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
單旗劉盂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衰召伯與南宮

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

辛為太季而黜宜白

晉獻公寵奚齊

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

也王室不靖在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

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

待人之體也後出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

子者亦受而不辭

類失此義矣

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者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

納于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

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出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

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益朝相競王室出臣不

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察適使項公而為和文
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
之無霸也四晉頃承出霸之業昏庸怠惰魯弗
克振在位四年革能刃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
不躬帥三軍以造于京師文符來年道大夫特兵候
王室之將定而翦其功至于舊之役欲納昭公于魯
而蔽於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
政權全在六脚頃若故舊疏而已尚奚責哉

有鸚鵡來巢傳其具反又作鳴公作鸚音推鸚音欲
童誦有之曰鸚之鴿之公出辱之鸚鴿之羽公在外野
符饋之馬鸚鴿珠七公在乾侯徵衰叔需鸚鴿之異遠
故遙七稠父喪勞宋父以橋鸚鴿鴿鴿往歌來哭也何
有是今鸚鴿來巢其將及乎公信何以書記與也何
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公信何以書記與也何
曰有咏者來中國也鸚鴿穴者而曰巢或曰壘之也

傳曰鸚鴿不踰濟傳考工記注不濟水東北會于
汶書恆貢蔡氏傳濟水出絳州垣由縣王屋山東南
汶此汶也濟水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

而巢居陽位臣逐君象也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
祥也何氏曰此權臣鳥鴿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
欲因自下居上之微瞿鴿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

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
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公信

歌云羽重之尊其色黑乃視不明聲不聰之謂蓋人
反德為亂物及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盈謂告人
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雉雉之異謀於忠省修德正事
能覆其少宋有雀生鰓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答地尋
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向
誰對哉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
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
氣之先者也鸚鴿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
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
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
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鸚鴿
來年之祥不持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早甚也公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夜采雩傳季者有中神之辭也又有幽之辭也國曰季辛不旬之辛言又重上事承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為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未也昭公之時兩震地震四見於

經九年二十四年大兩震于九年二十四年也震早乾為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十六年七書雩有鸛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

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

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

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

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未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監春秋書

再雩皆贖祀也國曰公羊公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与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禮曰若七月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在齊陽州禮季公

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奴与襄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巳以示秦端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與与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暨

謀於老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怒
平子季邱之雞聞季氏介其雞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益宮於邱氏且盜之故邱昭伯亦怒平子戚昭伯之從
弟會為譏於戚氏而逃於季氏戚氏執旃平子怒物戚
氏老將帝於哀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戚孫曰此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朝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
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音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
自言公以告戚孫戚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逸人以君激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誰
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曳臣不獲死乃
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下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矣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衆怒不可蓄也畜而弗治特盪盪畜民將生心生

此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
伯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
不忍也與臧孫如臺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
陽州

內出奔稱孫隱也

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于陽州待齊命也

杜氏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
前故次于竟

昭公欲伐季氏子

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矣矣隱民多

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

徒公與臧孫如墓謀君且謀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曷

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亡廢魯君於是乎失政祿

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

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

也遂入郈帥師取下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

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救奔魯之羣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

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人君

之世於其各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

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

紀也威權去已而欲聚正之求凶之道也

下及其德施昭公不明乎消息虜虛之理正身率

德擇任忠賢是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

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東來曰使叔孫昭

孫也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二由廢置其君在

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二族昭公君

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計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

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

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听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

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脩政蓄備而信羣小之言

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水而踞莫有聞心則

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撤

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尔使昭公果能

脩德用賢侯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

齊侯唁公子野井

唁音彦齊侯將唁公子平陰公

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寺于平陰為近改也昔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并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吾物
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听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賊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惡定焉可同也隨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听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賊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惡定焉可同也隨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听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賊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惡定焉可同也隨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也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听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
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賊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三三子同心
惡定焉可同也隨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
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野井齊地

野井齊地

野井齊地

以會禮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
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
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見左傳十一
子為夫人而不命昭公始注娶同姓不敢告天子自
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胥
胥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
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豈所以為禮哉其
言曰自呂疆以西請致千社社氏曰二十五家為社
公將率散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
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
其無納公之實哉之也昭公喪人之物則其為禮不誠其

陽州俊齊之命也齊侯唁公孫丁齊求齊之援也女于
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拯
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順也
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矇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
井之信豈非與其能唁也哉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
行虛禮而誠不在焉昭公喪人之物則其為禮不誠其
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不死子以逐君成各子孫不亦傷乎將若何乎
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也而肉骨也昭子從
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寺昭子言
於內曰將安衆而納公適公館者執之公寺昭子言
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
死也昭公喪人之物則其為禮不誠其

厲公无道，意目甚之，將作魯公。孫合以昭公先，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持書曰：「卒之，所以歸君臣之恩，表其節為後世勸。」
左傳曰：「舍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
劉氏曰：「姑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姑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之，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尚正駸矣。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審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蒲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封語而泣，樂初已知其竟，鬼夫矣。何待於祈哉？」

左傳 王申尹文公涉 干筆焚東此嘗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

子祭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備附所以藉軒者，請無

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加公也。』**左傳**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初，初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

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
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齊晉二大國坐視季
氏逐君恬不加首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
華向者而討魯之險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
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

之也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郟曾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

郟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

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

侯取郟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及書齊

平公使規行逆常載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

受命而无所於居矣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

之曲藉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

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

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

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郟以處

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外取邑不

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郟以居公則何以書病齊侯也

齊侯徒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郟陵之盟合

諸侯則書齊圍成則書公是時晉政已衰

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

召以國納昭公于魯我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卒矣

其取郟故魯之此目其人以敗之爾奚其爵與

不書齊侯伐圍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郟與外出

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
 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
 者亦得之謝氏曰言之矣而不能爲之討
 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
 西薨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修
 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附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
 對歸及刻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
 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魫假使爲賈正焉
 氏使五人以戈插伏諸桐故之問會出
 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
 不余欺也○楚子使蔣射城州屈復蒞
 楚王將死矣使熊相攝郭棠季然郭卷
 氏必夏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昭公五

四年二十有六年
 昭三項十景三十二
 十一悼二景公癸元年哀二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
 鄭曹薛每遣使會葬不發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
 無異矣

附錄 春王正月 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魯地也三月公至自齊次于陽州其
 日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歸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
 之禮錄是崇君之道
 齊國都而曰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王氏曰居猶處也處已

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

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

伯突失國而取幣以居之備侯術失國而取夷儀以

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便若適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

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

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

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

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禮記坊其君

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禮記祭義天子

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莊氏曰凡據土背君曰

前寅士吉日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國土雖失之卜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

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

居于鄆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凡公行反而告朝則書至在外

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御亂

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鄭潰乃書公

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鄭魯竟

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魯莊公曰居雖非所

宜居然猶吾士也曰在者非吾士矣魯莊公曰春秋

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

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

人高騎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騎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齧曰買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

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

魯君以下馬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
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備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貨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
成已其弗能忍也請息育于齊齊師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師及齊師戰于炊龜齊子淵捷從後聲子射之中循尾
鬚胸太輔叱入者三寸聲子躡其馬斬鞞墜改駕人以
爲膠矣也而助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
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
君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顏苑子制林雍斷其
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果傳非固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

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

使羣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

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

景公休雪律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

的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

反惑幸臣之說使公了鉏帥師圍成今直書曰公書公圍

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

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

連帥所類之職其罪咸具矣

後公以梁立據一言而止鄭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

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
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公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
如據有魯國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不得入
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不得入
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而昭公以齊師
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居
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危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
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內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
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
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圍也昭
然昭公既不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
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
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季魯討
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
况能入竟而討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
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夫至
化也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
圍成此小之其者不可謂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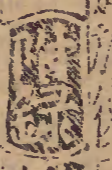
四月甲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謀納公也公曰盟于鄆陵公而主晉而王齊
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曰齊
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
大夫于魯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
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
故也陳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
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知營嘗
盟於蒲遂十九年宋邾鄆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特
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魯公曰鄆陵之盟乃齊
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越于沙之漸也
使能充此志則復此公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
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曰君行而返必告廟告
朝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去錫京二十
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

朝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去錫京二十

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鄭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
若公之在國春秋天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
雖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
羣朝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鄭而返亦或告于祖禩矣
前季氏強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時必不書公至吾
聖人以所見之出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
不言居鄆則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
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
昭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
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
外援不可讀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亂嗣不
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夕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
不兼也

左氏曰晉知晉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
公般音班戊周而還音旋晉人納王之善无
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王盟於時不能即
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
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
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穢姦觀算不忠
不臣者

勝矣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
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
之意而景王寵愛度孽魚列弱其世適音嫡之罪著矣
安因狄泉故稱入孫子朝之亂甚矣
悼王既死敬王即位於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
婦而言入者言婦嫁與即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
以著即位於外也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
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屬
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陳氏曰
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瀝水西惟洛食者

漢河南縣即鄭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
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瀝水西惟洛食者

也漢洛陽懸周公營下都以迂設頑民是為成周洛
誥所謂卜瀝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
周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
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
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羊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氏王為東王于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非宮杜
氏注在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
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
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
城郊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成周
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
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各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
寺別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
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
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
嫌為篡然則於王猛何以借此義

禁忘奔治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
圍澤次于隈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
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心疾懼
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有志而
萬民弗忍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
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
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迂郊鄆則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類禍心施于叔帶
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緩定王家
則是元弟之能幸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妹
曰周其有須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
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火至于靈王生而
有頡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
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有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邪之人以行亂于王
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賈潰鬼神慢棄刑法倍好齊盟
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

卷之六 宣王六年 秦人降妹 宣王六年 秦人降妹

茲不穀震盪播越甯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无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
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則擇立長年納疾
德德錫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
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問先王亦在伯仲叔
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交辭以行禮也子朝
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何為
梁園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
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非卒歸於
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
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

殺此心所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之所從故伯

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濟

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

音復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并卒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

誅首惡後治其黨尹氏獨欲立子朝且兼言

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

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

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

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

之者而已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

飲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黨助故書曰尹氏召

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大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世

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然黨惡而不
俊也奔不言出者莫賊逃竄以道天討无所出也按

帥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
侯楚秀尹然上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
帥及沙納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紳師至于潛吳師不
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轉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鱗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楹室而享王王使
甲坐於道及其門門者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
獻鉞政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死廢王社稷有奉國家无
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也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吾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

子長展兩諸樊次餘祭側界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原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

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

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

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

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音伊尹

立立東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音同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

曹不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若

發立進退出於羣小閭寺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

焉音同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

類則將焉於慶用彼相息亮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

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嘗曰事若

也季子當如何景宣明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簡稱
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繫其身而
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借竊
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河陰曰
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
曰僚越光而代札是禍也故賊不書主名
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
稱國弑曰光者諸樊之家嗣壽夢之嫡孫也詩
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
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
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
諸樊子而本以光為夷昧
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 昭 殺其大夫卻宛郤穀作郤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謗無極
諸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將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先極曰令尹好甲
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
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卻
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
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揚令終與其
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
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不自
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列氏曰君不
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
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
審罪也詩云哆弓侈弓成是南箕曰待國人之悅
已而无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无道之朝至於見殺宜
矣

秋 晉 頃 士鞅宋 景 樂祁犁衛 靈 北宮喜曹 悼 人 邾
莊 人 滕 悼 人 會于扈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倫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
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沐以

也季子當如何景宣明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簡稱
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繫其身而
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借竊
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河陰曰
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
曰僚越光而代札是禍也故賊不書主名
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
稱國弑曰光者諸樊之家嗣壽夢之嫡孫也詩
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
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
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
諸樊子而本以光為夷昧
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游叔孫氏擢過之然無而自同於季氏夫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滄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
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天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
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
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按左氏扈之會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
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

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
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戊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
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戊周故也
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惡而存之此春秋
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為制陵之盟而梁丘據
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
君情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藉
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晉人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
為魯計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文十五年
之盟扈謀討齊而人獄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
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
受意如之賂而弗克納然皆發天討矣春秋序于扈
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籍秦致諸侯之戊于周猶能
踐戊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
主人君其讀而問其傳
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邾快來奔

邾邾快者何邾邾大夫也邾邾

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邾邾大夫也邾邾

鄰國而邾邾其通也邾邾大夫也邾邾大夫也邾邾

人之黨魯為通邾邾大夫也邾邾大夫也邾邾大夫也

來奔從其類也邾邾大夫也邾邾大夫也邾邾大夫也

今邾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先不君其

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

誅乎快邾邾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眚以監來復受之而不

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

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錄命不憚又笑使君亡者必此察也嗚呼為無望

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卻寃之難自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沈

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沈

之溫惠其儉有過或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也

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與大謗幾及子矣了而不

也圖將焉用之夫郭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旌國之良

其危哉知者遂以自安也今子愛謗以自危也甚

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郭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諛言乃止

公如齊又何御食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于家子乃以君

出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愁十二年謀逐季公

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嫁也公

至自齊居于鄆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

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臣曰孟懿子陽虎伐

有征而無戰而况敗乎以君而伐臣已喪其威而况見

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倚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季於聖人

者也何乃味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錄

疾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敬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年昭五景三十四定十六卒曹聲公

哀二十二年惠十六昭二景三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春公如晉將如乾侯于家子

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血

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在外也

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

以在夷狄乎或問公係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

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

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昭公曰次者止

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昭公曰次者止

見于昭公也昭公曰次者止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寧卒六月葬鄭定

公寧卒六月葬鄭定

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

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寧卒六月葬鄭定

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

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寧卒六月葬鄭定

公寧卒六月葬鄭定

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

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
臣氏其母曰子靈其黨也殺之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
氏矣其母曰子靈其黨也殺之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
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
妃媯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鍾美
於是將以必以是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鍾美
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女黠黑而甚
豕心貪婪無厭忿類尤期謂之封豕有窮后弄滅之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反何
以爲哉夫有充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
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男伯石伯石始生子容
而母走謂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間其聲
弗矣道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齊 齊宣王卒 齊宣王卒 齊宣王卒 齊宣王卒 齊宣王卒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宰也
魏子謂成縛吾與也縣人其以爲黨乎對曰何
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福同居利思義在約
思純有守心而充弟之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
克商光有天下其况弟之國者下有五人姬姓之曰
者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此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君慈和綿服曰顧擇善而從之曰長
賞慶刑威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龍天祿子孫賴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龍天祿子孫賴
之主人之卒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
見於魏子魏子曰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
向於魏子魏子曰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
飲酒使之收器者而牲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
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不賜子若无言吾幾失子矣
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无言吾幾失子矣

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
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大夫聘
籩豆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
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
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
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魯不能
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家氏曰言虛禮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計意如之罪春秋書
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計意如之罪春秋書
言譏之也衛獻公出奔齊咸統如齊唁衛侯
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
之徒能言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
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
不歸馬衛侯求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為之積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帟裹之公賜公衍
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
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
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襄陵許氏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高氏曰齊侯比公于大夫
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
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王氏曰竊疑意如剛忍兇
李必无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
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
莊射王中而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
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
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時昭公夏四月庚子叔
在外无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詰卒詰五計反皆无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長倪无病而死此

公而○秋七月

附錄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

御龍氏獻子曰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

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川豢夷氏其

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豢龍于豢龍

冬十月鄆潰

為鄆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

民逃其上曰潰

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

公削迹於魯

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

四年民不見德

亡無愛徵知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

不相得也

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

不昭也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士為社稷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上此其二祀也后

世不金木

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

不返自納於魯音捷反胡化陷罪才性之中其從才用

者又皆艾魚列反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

潰歟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

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

下孟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

世戒言非魯地也又書鄭潰則民之不与昭公可

知皆深罪昭公之意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

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

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

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祖右攻賊以季

氏之疆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

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鄭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光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能尊其貴上

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

民在罪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无序何以為

國且夫宣子之刑決之也晉國之亂前也若之何

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

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待已若德可以免

敬王三十年昭七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與乾侯非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

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日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天子所在稱君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秦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于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真矣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有詰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史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

下居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扶又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

春秋之義信矣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

下者言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問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竟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非其有故書公在楚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其所出豈但微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從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杜氏云釋不朝正于朝天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推秦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秦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所遂越在他

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
氏以頌胡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頌
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頃音頌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知將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
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撝送葬今吾子无貳何故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國之
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蔽邑居大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
是乎使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
而不計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更不討而公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曹有省
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勿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也
能備其○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子大封 定其使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若養
尹然也 馬允尹成城之取於滅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胃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姻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尤文甚文將
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然不遠矣我盍姑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
听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言而送之使其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滅徐使徐子厲之 齊滅譚楚
吳子及遂滅徐使徐子厲之 齊滅譚楚
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
而奔義未絕也 訃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仲而國可復豈
可遽絕之哉 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
與復之志哉 故各之以著其絕也 頃公曰奔非其罪莫
甚於被兵者也 雖不死禮綴猶不名也 其各徐子臣吳
而後奔也 疾固有三辭以歸臣之辭也 是故奔者不必名以
之辭也 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 是故奔者不必名以

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貶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原伯曰季氏出其

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如二君矣君在外雖知

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即後書故文公在晉赦會

垂龍襄公在晉宿會邢伯以書昭公在乾侯意

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昭公之釋君而

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于會昭公所以納公取貨于

季孫而遂不果前躒復為人會昭公所以納公取貨于

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

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侯皆罪晉之辭也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而皆不果納未嘗不贊也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情亦可為也苟有人心者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况齊晉乎齊六國也鄭陵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據昭公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為以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晉君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惟謝過以示憂感則其姦諂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於

乾侯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

之意矣原伯曰季氏出其

如二君矣君在外雖知

即後書故文公在晉赦會

伯以書昭公在乾侯意

則何以書昭公之釋君而

于會昭公所以納公取貨于

人會昭公所以納公取貨于

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昭公在外託於齊晉

也國使向正之意也

晉侯命之命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意得通乎君矣

晉侯命之命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意得通乎君矣

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信其

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

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左司馬成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

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不可不真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故君子曰名之不

必書地以名其人然為不義弗可滅已提故君子動則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同慝守嗣大夫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知庶其苦牟夷邪黑肱以士也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

也若艱難其身以陰信大人而無名章蔽攻雍

能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敘殺而顯媿而辨正之人

交何以無邪妻通濫也曷為通濫貧者子孫宜有地也

當邪妻謂之反術也何賢乎叔術盜因也其謀國奈何

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則武

未知其為曾公子與邪妻公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則武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上之妻則未之知滅氏之母

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滅氏之母聞有賊

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總廢

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遂而至滅氏之母曰公不死也

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

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

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子焉謂之財夏父者其所為

之殺也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財夏父者其所為

有於顏者也財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

之有珍怪之食財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

財有餘叔術而中分之叔術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

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

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也子者邪妻

之父兄也習乎邪妻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回賢若

之賢若

之賢若

之賢若

之賢若

也昭公曰昭公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
誘闕而取之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
使役如闕公氏將備焉此魯也而公取之也昭公曰
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昭公曰
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闕以見季氏據國公无尺土卒
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昭公曰闕者魯羣公墓之
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
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昭公曰
云不繫邾莒諱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
以為邾邾而諱取抑何謬邪昭公曰魯取邾者魯人
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
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者其微弱也昭公曰夏吳伐
越昭公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
越昭公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公曰越自楚廢伐
吳本不見道見吳越之事始也昭公曰秋七月昭公冬仲孫何
忌會晉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
獻國參曹曹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於周昭公使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朝臣
勇不皇啓歟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閔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馳周室之憂激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
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成中成人
无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国无憂
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
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
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溪曰魏子必有大事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昭公年
營成周計丈數揣高甲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近
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
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昭公曰
專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
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

德及遠

今至於城王都可以

不書守

守在四夷今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甲

不復能無心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况天

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千雉之城不務

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也亦可嘆也故不書諱

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

之也葦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

无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

不復曰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不曰城京師而曰

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

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

入于成周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

其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周鄭徐後穆不書京師所

之後始微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

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

十三年十六年成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

書也以此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諸而後城之是

非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

所在也王之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

至大夫于役可見大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

之專恣也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

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廬陵李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

子友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乾侯

曰公薨王乾侯言其所以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

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鍾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曰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

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

之社稷无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占以然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

乘乾曰大壯三三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

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

公室輔及生如卜六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

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櫟一而復國衛侯衎反為孫甯所逐而

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

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

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又

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

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孑也季氏所信任其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

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

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



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
凶橫自恣之貌 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
 知社稷之無常奉也
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
 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
 之政柄各段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
 君畏偏而不敢欬然意如攝祭而不改篡亦由周公
 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鄭祭仲逐昭
 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
 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齊孫無忌逐公而
 秋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无君
 意如非惟不敗如田和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
 者良以魯秉周禮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
 之或見討而未敢肆无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
 忘君而君臣無常而位專於齊昭公而略无一語言
 如與師曠之所論衛獻者无異此可以儆乎人君
 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為篡奪之
 謀者未以非此言為之且積器与名此可以齊昭公
 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 處于齊昭公處

于公處于齊或欲或非欲何以致齊則桓
 之欲可知也公處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
 君昭公則非意也公在位二十二年居五年客乾侯
 三年乃曾國衰情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君喪既感
 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歸之倫垂立國
 立身之本皆无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
 取而不知正納季氏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
 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
 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
 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
 嘗有六卿与三家蓋勢相倚倚失為就車宜昭公之
 不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母乃速三晉為
 諸侯之勢乎

